

國策亨

國語國策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

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

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

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

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

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

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

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

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

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

國策卷第十

而立之

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

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

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

已太子也使齊奉已立以為王也

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

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

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

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

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

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

太子何

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

資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也及也

楚

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重故臣

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

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

王因馳強齊而為

交齊辭

一作而為交於齊齊辭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

讎為太子楚王大悅曰請

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削楚者王也以空名市

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

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

楚交成

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

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

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

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

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

為楚厚也願王之劉無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

以為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

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

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

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

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

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

一作孟嘗君 薛公田嬰号靖郭

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

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

聞

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

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

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壤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

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

上有二神人一曰茶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茶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之門茶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

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

國四面有山關之固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令人體

貌體一作禮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孟

嘗君淳于髡曰敬聞命下有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

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荆固而攻

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之子也曰謔先君

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訢告之

而得齊救比淳于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

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

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曹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

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欲以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為長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以補一本有之闕者先生長老

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以臣之血湔其

衽湔汙也田稽續稽恐作督春秋傳鄭游取字子明或作督曰車軼之所能至督晉鄭游取請掩足

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如使而弗及也

勝賢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

有田子方段干木也

文敬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

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愛猶通也

或以問

曾作聞

孟嘗君曰為君舍人

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

傳曰淫為大罰故曰殺之

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

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

錯置

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

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

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

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羊啣出其

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

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

與如此馬今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

無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

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

集劉作謂

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

悅敬

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

魚鼈

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

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

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

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鐻與

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收舍

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

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

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

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戌先人有寶劍願

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戌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

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

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英千人曰桀

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

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

閨閨閨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

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
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

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作一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

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劉作主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

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今求

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及之

宰黍梁父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宰黍梁父皆山名也夫物各有

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

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

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

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

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阮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号馬服

因以為氏故曰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

忌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

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

乃使魏救趙故為天下備循計曾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

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

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一曾

一作覆劉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

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東野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

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

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

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

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

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其一本無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頤謂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

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

先觀秦王意者秦王

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

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

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

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

公孫弘曰義不臣

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

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

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

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

國策卷十一

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

續別本有君曰二字

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

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騶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膺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

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簏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云無族晁去滅云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

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

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

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面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

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

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

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

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

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

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

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

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

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

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

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也觸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